



文园散记

□徐继康



渐渐丰满的晨光中，早起的人在慵懒中轻轻推开窗棂，休息了一夜的大叶白立即醒了。梳头、洗脸、敬香、摘藿香叶、烧天水茶，女人们忙碌起来，远处偶尔传来的胡琴和念白与越来越响的尘嚣声混杂在一起，就在马丰河水开始摇晃的时候，丰利新的一天开始了。

巷子里出现了不少陌生人的身影，他们拿着相机，端详着这里的一切，好像在查看时间的痕迹，就连墙缝里刚刚爆出的一朵嫩绿也不放过。老街上的人知道，他们是来寻找文园的。近些年，文园成为当地一个文化符号，这是很让人欣慰的事。领导在讲话中，只要涉及历史与文化，也常常会把文园挂在嘴边。俊男靓女的消息是最灵通的，一些文化人士也大老远慕名而来，一条并不狭窄的将军巷，有时显得很拥挤。

这里有什么可以看的呢？巷子里前后有几座青砖青瓦的老房子，每进都有一个小砖铺就的院子，破壁苍苔，随处可见。那些房子真的太老了，木墙壁、木地板、木门框，木梁上雕了许多复杂图案，幽幽黑黑的总看不清楚。就是大太阳的天，屋子里也是黑咕隆咚的。巷子最北头的两层小楼，为文园博物馆，新修的建筑，毕竟少了时间的滋养，没有那么沉稳自在，总是有点稚嫩。倒是南街上的那些老石碑，硬硬朗朗，走在上面，仿佛走在一段冷峻的历史之上。

二百多年前可不是这个样子，那时真的热闹极了。汪之珩在这里接待过刘名芳，接待过吴娘，接待过黄瘦瓢、郑板桥、罗两峰，接待过从五湖四海来访的文朋诗友。那时，在他父亲在原先文园的基础上

上了除了课子读书堂、宝彝堂、文昌堂外，又新建了红半楼、笑青轩、停云馆，涵虚阁、一碧亭，微履堂、漱水阁、桐露轩、拾瑶轩、十砚千帙之居，文园成了当时文人必到的网红打卡地。文园有多美？乾隆十七年的状元秦士大用四个字作了定论：“甲于皋邑”。不仅园林风光移步易景换，人文景观也是蔚为壮观。有人把这里比拟成水绘园，有人称他是冒襄再世。虽然汪之珩也曾议叙过云南盐课提举使提举、盐运司副使，又是什么候选道加四级，但这些都停留在纸面上，他一辈子没有出来做官。他最向往的，是做一名诗人，最喜欢的事，莫过于文人雅士之间的诗酒往还。文园就是想用浓荫碧绿的嘉树美木，挡住这世间的些许风尘。且乐生前一杯酒，人间有味是清欢。汪之珩为东皋建了一座心灵的后花园。

汪之珩去世时，他的儿子汪为霖才四岁，但风雅也是一种遗传病。汪为霖十七岁为刑部郎中；二十二岁总办秋审；二十五岁扈跸深泽，阅射布靶，被赏戴花翎；二十六岁出任广西恩平府知府。其后，又任镇安知府、广西盐法道、山东兖州知府，署山东督粮道、兖沂曹济道，四十余年就早早就逃离官场，做起了方外闲人。他请来叠山名家戈裕良改造文园，念竹廊、紫云白雪楼、韵石山房、一枝龛、浴月楼、读梅书屋、碧梧深处，处处溪水环绕，林木葱郁，极尽池馆花木之胜。特别是小山泉阁更让天下一绝，园子里的腹地中，叠假山一座，主峰突，次峰拱揖，有危径，有洞穴，有幽谷，有石崖，有飞梁，有绝壁，一条泉水自上而下，潺潺而流，有如碧溪入云。此间闲坐，让人身心如洗。在文园之北，汪

至泰州，遇雪而返。十八年后，他再一次来到皋东，然而所询非人，答非所问，不由长叹一声，留下一字一画，惆怅而去。其实那个时候，他就是到了丰利，到了将军巷，看到了汪氏旧宅，又能怎样？据知情者说，这里是汪家西大门，汪之珩、汪为霖属于东大门，而东大门早已在马丰河底了。上世纪七十年代，开挖马丰河，生生从丰利镇中心穿凿而过，真正最能代表汪家的东大门，早已被滔滔河水淹没了。历史这一条河流，到了这里偏偏不肯拐弯。

往日的故事消失了，时间的流速也十分模糊，当年鲜活的日子已经萎缩成一行行干瘦的文字，那些神采飞扬的诗人们，默默地坐在暗暗的角落里一声不响，时间把他们变成了古人。他们沉闷，无聊，且面无表情。

但文字怎么可能死呢？只要春风吹一吹，它们就会活过来。在大家捡拾历史碎片、进行纸上文园重建时，那些干枯的文字丰润起来，远远地听到有干杯的声音，他们面色红润，变得诙谐而有趣，他们吟诵的声音真的很好听。有两个人携手缓缓走来，青袍宽带，意态潇洒，所过之处，文字次第而亮，我知道他们是汪之珩与汪为霖。他们身旁满是奇花异草，整个园子也随之醒来，随便一朵花，随便一片叶，都是芳香无比。

声音嘈杂，人影斑驳陆离。光线渐亮，一卷文园的风雅故事，将缓缓呈现。而那一缕大叶白的幽香，也会尾随而至。

江畔听潮

习俗杂谈

我爱南通话(九)

□陶国良

莫把“新妇”叫“媳妇”

南通话中的“新妇”，一是指晚辈中已婚的妇女，可以理解为结婚后的“新妇人”，如侄新妇、孙新妇、二新妇、外甥新妇等。二是公婆称自己的儿媳妇，如王老爹今年攀纳新妇，小琴是王学成哩的新妇。

普通话的“媳妇”，泛指已婚的年轻妇女，多用于丈夫称自己的妻子，如我媳妇(儿)在城里上班，陈妮是张扬的媳妇。

“媳妇”对南通老人来说是个新词，一般都不称自己妻子为“媳妇”。由于“新妇”和“媳妇”词义相近，读音也相近，往往造成一些误会。外地人甚至理解为“新妇”就是“媳妇”。这对南通人来说是个莫大的误解。因此，在对外交流中，不妨把“新妇”说成“儿媳妇”。在“新妇”前加个“儿”，就更加清楚准确了。

“拶”与“崩”

“拶”与“崩”在南通方言中都读若“崩”，读音虽然一样，但表达的意思不同。

“拶”，《集韵》事来切，逼也，相排也。《现代汉语词典》读zān。旧时有种种刑具叫“拶子”。“拶子”由五根竹片组成，先在每根竹片上打上两个洞眼，然后在每个洞眼中相向穿过两道细麻绳。行刑时，将竹片分别套入犯人的四个指缝中，两边施刑人员用手猛拉绳头。这时犯人的手指疼痛难忍，尖叫冒汗，甚至昏厥过去。这一挤压手指的酷刑引用到现实生活中，就是拥挤不堪，如：今朝子车上哩人老多哩，有个老头儿挨拶跌哎。/操场上看电影哩人老拶哩。

“”，《集韵》侧汗切，白也，好也。“”在南通方言中有两个义项，一是好，优异。如：恰个菜口味烧得老 哩。/他写哩字好。

啊。二是漂亮，如：俗俚花布要是给我丫头做条裙子倒是蛮 哩。

钟山随想

留根出圈(外一题)

□吴铭

赏花品茗，中西结合，齿颊留香。有企业今春推出新品碧螺春拿铁，一周卖了447万杯。拿铁源自意大利语牛奶，其实就是茶加咖啡牛奶。但这款“新消费”大受欢迎，好就好在既留着中华茶文化的根，又与洋文化融合，留根又出圈，是新的创意，颇有诗意。各行各业都可借鉴这种思路。

小件大产

多年前在迪拜转机。阿拉伯小伙子叫卖中国打火机，说中文：一元一个。如今几十年过去，湖南邵东年出口35亿枚打火机，仍然有一元一个。技术创新，成本降低。小东西成了大产业。类似情况并不少，不仅有义乌。扬州杭州牙刷年产35亿支，占全球市场近半，又创出了可降解的环保产品。中国制造，中国创造，大件小品，都大有可为，前景无量！



文园散记

□徐继康

渐渐丰满的晨光中，早起的人在慵懒中轻轻推开窗棂，休息了一夜的大叶白立即醒了。梳头、洗脸、敬香、摘藿香叶、烧天水茶，女人们忙碌起来，远处偶尔传来胡琴和念白与越来越响的尘嚣声混杂在一起，就在马丰河水开始摇晃的时候，丰利新的一天开始了。

巷子里出现了不少陌生人的身影，他们拿着相机，端详着这里的一切，好像在查看时间的痕迹，就连墙缝里刚刚爆发出的一朵嫩绿也不放过。老街上的人知道，他们是来寻找文园的。近些年，文园成为当地一个文化符号，这是很让人欣慰的事。领导在讲话中，只要涉及历史与文化，也常常会把文园挂在嘴边。俊男靓女的消息是最灵通的，一些文化人士也大老远慕名而来，一条并不狭窄的将军巷，有时显得很拥挤。

这里有什么可以看的呢？巷子里前后有几座青砖青瓦的老房子，每进都有一个小砖铺就的院子，破壁苍苔，随处可见。那些房子真的太老了，木墙壁、木地板、木门框，木梁上雕了许多复杂图案，幽幽黑黑的总看不清楚。就是大太阳的天，屋子里也是黑咕隆咚的。巷子最北头的两层小楼，为文园博物馆，新修的建筑，毕竟少了时间的滋养，没有那么沉稳自在，总是有点稚嫩。倒是南街上的那些老石碑，硬硬朗朗，走在上面，仿佛走在一段冷峻的历史之上。

二百多年前可不是这个样子，那时真的热闹极了。汪之珩在这里接待过刘名芳，接待过吴娘，接待过黄瘦瓢、郑板桥、罗两峰，接待过从五湖四海来访的文朋诗友。那时，在他父亲在原先文园的基础上

上了除了课子读书堂、宝彝堂、文昌堂外，又新建了红半楼、笑青轩、停云馆，涵虚阁、一碧亭，微履堂、漱水阁、桐露轩、拾瑶轩、十砚千帙之居，文园成了当时文人必到的网红打卡地。文园有多美？乾隆十七年的状元秦士大用四个字作了定论：“甲于皋邑”。不仅园林风光移步易景换，人文景观也是蔚为壮观。有人把这里比拟成水绘园，有人称他是冒襄再世。虽然汪之珩也曾议叙过云南盐课提举使提举、盐运司副使，又是什么候选道加四级，但这些都停留在纸面上，他一辈子没有出来做官。他最向往的，是做一名诗人，最喜欢的事，莫过于文人雅士之间的诗酒往还。文园就是想用浓荫碧绿的嘉树美木，挡住这世间的些许风尘。且乐生前一杯酒，人间有味是清欢。汪之珩为东皋建了一座心灵的后花园。

汪之珩去世时，他的儿子汪为霖才四岁，但风雅也是一种遗传病。汪为霖十七岁为刑部郎中；二十二岁总办秋审；二十五岁扈跸深泽，阅射布靶，被赏戴花翎；二十六岁出任广西恩平府知府。其后，又任镇安知府、广西盐法道、山东兖州知府，署山东督粮道、兖沂曹济道，四十余年就早早就逃离官场，做起了方外闲人。他请来叠山名家戈裕良改造文园，念竹廊、紫云白雪楼、韵石山房、一枝龛、浴月楼、读梅书屋、碧梧深处，处处溪水环绕，林木葱郁，极尽池馆花木之胜。特别是小山泉阁更让天下一绝，园子里的腹地中，叠假山一座，主峰突，次峰拱揖，有危径，有洞穴，有幽谷，有石崖，有飞梁，有绝壁，一条泉水自上而下，潺潺而流，有如碧溪入云。此间闲坐，让人身心如洗。在文园之北，汪

至泰州，遇雪而返。十八年后，他再一次来到皋东，然而所询非人，答非所问，不由长叹一声，留下一字一画，惆怅而去。其实那个时候，他就是到了丰利，到了将军巷，看到了汪氏旧宅，又能怎样？据知情者说，这里是汪家西大门，汪之珩、汪为霖属于东大门，而东大门早已在马丰河底了。上世纪七十年代，开挖马丰河，生生从丰利镇中心穿凿而过，真正最能代表汪家的东大门，早已被滔滔河水淹没了。历史这一条河流，到了这里偏偏不肯拐弯。

往日的故事消失了，时间的流速也十分模糊，当年鲜活的日子已经萎缩成一行行干瘦的文字，那些神采飞扬的诗人们，默默地坐在暗暗的角落里一声不响，时间把他们变成了古人。他们沉闷，无聊，且面无表情。

但文字怎么可能死呢？只要春风吹一吹，它们就会活过来。在大家捡拾历史碎片、进行纸上文园重建时，那些干枯的文字丰润起来，远远地听到有干杯的声音，他们面色红润，变得诙谐而有趣，他们吟诵的声音真的很好听。有两个人携手缓缓走来，青袍宽带，意态潇洒，所过之处，文字次第而亮，我们知道他们是汪之珩与汪为霖。他们身旁满是奇花异草，整个园子也随之醒来，随便一朵花，随便一片叶，都是芳香无比。

声音嘈杂，人影斑驳陆离。光线渐亮，一卷文园的风雅故事，将缓缓呈现。而那一缕大叶白的幽香，也会尾随而至。

江畔听潮

习俗杂谈

我爱南通话(九)

□陶国良

莫把“新妇”叫“媳妇”

南通话中的“新妇”，一是指晚辈中已婚的妇女，可以理解为结婚后的“新妇人”，如侄新妇、孙新妇、二新妇、外甥新妇等。二是公婆称自己的儿媳妇，如王老爹今年攀纳新妇，小琴是王学成哩的新妇。

普通话的“媳妇”，泛指已婚的年轻妇女，多用于丈夫称自己的妻子，如我媳妇(儿)在城里上班，陈妮是张扬的媳妇。

“媳妇”对南通老人来说是个新词，一般都不称自己妻子为“媳妇”。由于“新妇”和“媳妇”词义相近，读音也相近，往往造成一些误会。外地人甚至理解为“新妇”就是“媳妇”。这对南通人来说是个莫大的误解。因此，在对外交流中，不妨把“新妇”说成“儿媳妇”。在“新妇”前加个“儿”，就更加清楚准确了。

“拶”与“崩”

“拶”与“崩”，在南通方言中都读若“崩”，读音虽然一样，但表达的意思不同。

“拶”，《集韵》事来切，逼也，相排也。《现代汉语词典》读zān。旧时有种种刑具叫“拶子”。“拶子”由五根竹片组成，先在每根竹片上打上两个洞眼，然后在每个洞眼中相向穿过两道细麻绳。行刑时，将竹片分别套入犯人的四个指缝中，两边施刑人员用手猛拉绳头。这时犯人的手指疼痛难忍，尖叫冒汗，甚至昏厥过去。这一挤压手指的酷刑引用到现实生活中，就是拥挤不堪，如：今朝子车上哩人老多哩，有个老头儿挨拶跌哎。/操场上看电影哩人老拶哩。

“”，《集韵》侧汗切，白也，好也。“”在南通方言中有两个义项，一是好，优异。如：恰个菜口味烧得老 哩。/他写哩字好。

啊。二是漂亮，如：俗俚花布要是给我丫头做条裙子倒是蛮 哩。

钟山随想

留根出圈(外一题)

□吴铭

赏花品茗，中西结合，齿颊留香。有企业今春推出新品碧螺春拿铁，一周卖了447万杯。拿铁源自意大利语牛奶，其实就是茶加咖啡牛奶。但这款“新消费”大受欢迎，好就好在既留着中华茶文化的根，又与洋文化融合，留根又出圈，是新的创意，颇有诗意。各行各业都可借鉴这种思路。

小件大产

多年前在迪拜转机。阿拉伯小伙子叫卖中国打火机，说中文：一元一个。如今几十年过去，湖南邵东年出口35亿枚打火机，仍然有一元一个。技术创新，成本降低。小东西成了大产业。类似情况并不少，不仅有义乌。扬州杭州牙刷年产35亿支，占全球市场近半，又创出了可降解的环保产品。中国制造，中国创造，大件小品，都大有可为，前景无量！



文园散记

□徐继康

渐渐丰满的晨光中，早起的人在慵懒中轻轻推开窗棂，休息了一夜的大叶白立即醒了。梳头、洗脸、敬香、摘藿香叶、烧天水茶，女人们忙碌起来，远处偶尔传来胡琴和念白与越来越响的尘嚣声混杂在一起，就在马丰河水开始摇晃的时候，丰利新的一天开始了。

巷子里出现了不少陌生人的身影，他们拿着相机，端详着这里的一切，好像在查看时间的痕迹，就连墙缝里刚刚爆发出的一朵嫩绿也不放过。老街上的人知道，他们是来寻找文园的。近些年，文园成为当地一个文化符号，这是很让人欣慰的事。领导在讲话中，只要涉及历史与文化，也常常会把文园挂在嘴边。俊男靓女的消息是最灵通的，一些文化人士也大老远慕名而来，一条并不狭窄的将军巷，有时显得很拥挤。

这里有什么可以看的呢？巷子里前后有几座青砖青瓦的老房子，每进都有一个小砖铺就的院子，破壁苍苔，随处可见。那些房子真的太老了，木墙壁、木地板、木门框，木梁上雕了许多复杂图案，幽幽黑黑的总看不清楚。就是大太阳的天，屋子里也是黑咕隆咚的。巷子最北头的两层小楼，为文园博物馆，新修的建筑，毕竟少了时间的滋养，没有那么沉稳自在，总是有点稚嫩。倒是南街上的那些老石碑，硬硬朗朗，走在上面，仿佛走在一段冷峻的历史之上。

二百多年前可不是这个样子，那时真的热闹极了。汪之珩在这里接待过刘名芳，接待过吴娘，接待过黄瘦瓢、郑板桥、罗两峰，接待过从五湖四海来访的文朋诗友。那时，在他父亲在原先文园的基础上

上了除了课子读书堂、宝彝堂、文昌堂外，又新建了红半楼、笑青轩、停云馆，涵虚阁、一碧亭，微履堂、漱水阁、桐露轩、拾瑶轩、十砚千帙之居，文园成了当时文人必到的网红打卡地。文园有多美？乾隆十七年的状元秦士大用四个字作了定论：“甲于皋邑”。不仅园林风光移步易景换，人文景观也是蔚为壮观。有人把这里比拟成水绘园，有人称他是冒襄再世。虽然汪之珩也曾议叙过云南盐课提举使提举、盐运司副使，又是什么候选道加四级，但这些都停留在纸面上，他一辈子没有出来做官。他最向往的，是做一名诗人，最喜欢的事，莫过于文人雅士之间的诗酒往还。文园就是想用浓荫碧绿的嘉树美木，挡住这世间的些许风尘。且乐生前一杯酒，人间有味是清欢。汪之珩为东皋建了一座心灵的后花园。

汪之珩去世时，他的儿子汪为霖才四岁，但风雅也是一种遗传病。汪为霖十七岁为刑部郎中；二十二岁总办秋审；二十五岁扈跸深泽，阅射布靶，被赏戴花翎；二十六岁出任广西恩平府知府。其后，又任镇安知府、广西盐法道、山东兖州知府，署山东督粮道、兖沂曹济道，四十余年就早早就逃离官场，做起了方外闲人。他请来叠山名家戈裕良改造文园，念竹廊、紫云白雪楼、韵石山房、一枝龛、浴月楼、读梅书屋、碧梧深处，处处溪水环绕，林木葱郁，极尽池馆花木之胜。特别是小山泉阁更让天下一绝，园子里的腹地中，叠假山一座，主峰突，次峰拱揖，有危径，有